



父亲的购物车

□ 叶子

老父亲有一辆购物车。购物车有四个小轮子,几根金属支架撑起一个长方形的帆布袋子,立起来时高约一米,橙色。买好东西装入其中,抽出把手,稍一倾斜,就是个小拖车。

这个购物车跟着父亲差不多十年了。我们刚搬到小区时,这里配套设施不很完善,最近的超市也有两三站的样子,为方便起见,父亲买了这辆小购物车。

从此,这辆购物车跟着父亲风里来、雨里去,装着家里的日常用品,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,一应俱全。早几年母亲身体好的时候,会跟着父亲一起去,后来母亲腿脚不是很方便了,父亲便一个人拖着购物车为家人采办各种物品。遇到超市打折,父亲还会早早出门,等在超市门口。

虽然我们一再叮嘱他不要去凑热闹,他嘴上答应,到时却又偷偷跑去。我们知道后会生气,但也很无奈。慢慢地,只得随他去了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,父亲的年龄也从七十岁到了八十岁。那小车也像他一样老了,经常出点小毛病。父亲都是自己动手修补,从不假手他人,对待小车就像对待他的老伙计一样。

这几年,超市开到了家门口,生鲜可以免费送货,网上购物也都送货上门,便少了去超市的必要。加之父亲年龄确实大了,身体虽然硬朗,但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都坚决不同意他去超市购物了。

父亲自从“失业”后,有了深深的失落感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,看到他正盯着他的购物车发呆,眼里有温柔的光。

有时候,他还会将小车子擦了又擦,袋子上破了一个小洞,他也央求母亲给补上了。父亲的头发更白了,沉闷的时候也更多了。

有一天,我读到一篇文章说,老人都特别渴望被子女需要,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存在的价值。我恍然大悟,父亲这么眷恋这购物车,其实是因为他感觉自己不再被我们需要了。

于是,我开始有意识地留一些轻的、小的物件让父亲去采购。有时候,阿姨做饭少了生姜、葱蒜,也会差老父亲跑腿。他总是很愉快地接受任务,圆满完成。慢慢地,他的话又多起来,开心的时候,晚上还自斟自饮一杯小酒。

我想,就让老父亲拖着他的购物车,继续为全家老老小小采买吧。



连衣裙情结

□ 王国梁

母亲年轻的时候,身材苗条,长相秀气。那时候她特别爱美,有一次城里的表姑来我家,穿了一条漂亮的花连衣裙,那条连衣裙轻盈飘逸,惹得母亲羡慕极了。

那时农村女子穿连衣裙的很少,爱美的母亲很想买一条。为此,她特意去了一趟城里的大商场,正巧看到了表姑穿的那条连衣裙,要40多块钱呢。当时,40多块钱不是小数目。父亲是个粗糙的大男人,对母亲的想想法嗤之以鼻:“咱家可没钱买那玩意儿!一个农村人,穿啥连衣裙!”母亲却认定了:“我就要穿!放心吧,我不会用家里一分钱!”她决心自己创收,攒“小金库”买裙子。

母亲有裁剪衣服的手艺,但因为技艺不精,没能发展成专业,不过裁剪些简单的衣物不在话下。于是,她在集市上收来不少裁缝活儿,每天忙完农活之后,便开始忙着做那些活儿。有时候晚上我们都睡了,还听到母亲在隔壁屋里蹬缝纫机的声音。还有一次,我半夜起来上厕所,发现母亲正在“挑灯夜战”。她耐心地挑起针线,缝制衣服,样子特别专注。我喊她一声,她头也不抬,说了声“你接着睡”,便继续忙。就这样,母亲利用业余时间搞些小创收,攒了一些钱。

有一天,我听到她神秘地对姐姐说:“我买裙子的钱,快攒够啦!等再攒点钱,我就去买连衣裙,给你也买一条!”姐姐咯咯地笑着,母女俩陶醉在对连衣裙的向往中。

偏偏那时候,我被选为学校合唱队队员,要去县里表演节目,需要自备行头,包括白衬衣、白球鞋。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,母亲沉思一会儿说:

“你这些东西在家的预备开支之外。算了,用我买裙子的钱给你买吧。”就这样,母亲给我买了崭新的白衬衣和白球鞋,她买裙子的心愿被暂时搁置起来。不过母亲并没有灰心,她继续业余创收。接下来的日子,我每天晚上听到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响得更久了。

谁知,不久后小舅来跟母亲借钱。他想做生意,正在到处筹钱。母亲除了从家里拿出一部分钱,还把她攒的“小金库”全部拿出来支援了小舅。母亲买裙子的愿望,又一次成了飘渺的空中楼阁。与此同时,母亲的裁缝手艺越练越好,她收到的活儿也越来越多。

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如此,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,我们都是失与得之间继续着每一天的生活。渐渐地,母亲的小创收成了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,我家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改善。母亲用她挣来的钱给姐姐买了裙子,给父亲买了上衣,还为家里添置了不少东西。母亲不再提买连衣裙的事,但我们都知道,她心中有根深蒂固的连衣裙情结。

再后来,母亲尝试着自己做了一条连衣裙。做的连衣裙明显比不上她心仪的那条,但母亲不再说买连衣裙,大概因为那时候身材不那么好了。就这样,一直到我结婚后,我的妻子给母亲买了一条质量很不错的连衣裙。那时候母亲已经50多岁,身材发福,不过她的爱美之心没有减退。妻子买的那条连衣裙料子非常好,轻盈飘逸。母亲穿上她梦想了多年的连衣裙说:“这样的连衣裙穿在身上,觉得人人都要像蝴蝶一样飞起来了!”母亲的话,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笑过之后,我的鼻子有点酸酸的。

又是一年樱桃红

□ 张修东

才与樱花诀,又遇樱桃节。千余亩基地满是醉得一塌糊涂的樱桃,远远地,点红缀枝夺目,星黄挥洒恣意,将成片成林的樱桃园涂染得绚丽多姿。热情的樱农夫妇亲切随和,见有人来,主动迎出来。

园内果实累累,挂满樱桃的树上,一串串晶莹、一抹抹剔透。果子们满面红光、神采奕奕,看得人也醉了。秋的希望、冬的珍藏、春来挂果,五月的樱韵味十足。目不转睛地看着,黄如杏、红似桃、紫紫比玛瑙,红嘟嘟的小脸着实可爱,双胞紧紧拥合不离分……这样的景致是极易引发诗情的。

那些挤挤挨挨亲密靠在一起的,就像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,亲密无间、其乐融融;那些花团锦簇的,又像美丽多姿

的亲姊妹一般,热热闹闹团结在一起。

眼前的樱桃,在阳光下,愈发晶莹了,施朱则嫌红,着粉则嫌白,她们生命的活力,在乡间跳跃着,她们活泼艳丽的身影,在樱农心里谱就诗行。我喜欢看,也愿意听,更期待来年之约。

相对醉眼卿且去,有情明日君再来。咱们明年再相约!

你没那么多观众

□ 杨金坤

下门牙松动,去看医生,在医生的建议下,拔掉了这颗牙。牙拔掉以后,需至少一个月以后,才能镶种义齿。

回家以后,我照着镜子,看着这个牙洞,越看越感觉难看。唯恐和人说话时,露出这个牙洞,让人嘲笑。但门还得出,班还得上,我只有笑不露齿、语莫掀唇。碰到熟人打招呼时,我抿嘴一笑,算是回应。和同事之间,我尽量保持距离,偶有交谈,也总是语莫掀唇。

第一天感觉极不自然,第二天感觉很累,第三天整个面部有些僵……妻子发现了我的这些变化,给我讲了个她闺蜜敏敏的故事。

敏是个完美主义者,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,每天梳妆打扮得非常认真,就算下楼倒个垃圾也必须穿好衣服、化好妆。

有天上上级领导要来开会,

负责会务的她,一大早就开始精心打扮。她拿出两双鞋,穿穿这双,试试那双,犹豫着不知穿哪双好。正在这时手机响了,主任打来电话,说上级领导就要到了,让她马上去接待。敏匆匆忙忙穿上鞋,上班了。

忙活了一上午,会议开完了,终于把上级领导送走了,她迈着轻盈的步子回到了家中,当她进门换鞋的时候,突然呆住了。她发现自己脚上穿的鞋,居然不是一双,好在两双鞋的颜色比较相近。天呐!怎么会出这么大洋相?她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。敏感到很奇怪,怎么我这样穿了一上午,竟然没有一个人提醒我呢?

妻子讲完敏的故事,对我说:生活中,我们都像敏一样,刻意地在意自己,其实没必要,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观众!

妻子的话,让我释然并

醒悟。

我们时常看到有些人小有错误或偶尔受挫,总担心别人会注意到自己,会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了,而且私下里都在议论自己,总喊着叫着“没脸见人”“丢死人了”等,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作多情罢了。因为,你没有那么多观众,别人可能根本没注意到你,即使注意到了,说不定也是不假思索就过去了。

所以,我们没必要因为那些小失误、小缺陷为难自己,增添那么多精神负担。还不如坦然自若地干自己该干的事,直抒胸臆地说自己想说的话。想笑就放声大笑,不必在意是否失态,想哭就涕泪交加,无须考虑表情如何。

再出门上班时,和熟人打招呼、和同事交谈,我再也不笑不露齿、语莫掀唇了。熟人和同事也没人发现我少了颗牙,或许发现了,也不假思索地过去了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bf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